

日
本
暢
銷
愛
情
小
說

倘若我在彼岸

片山恭一 著 张兴 译

青岛出版社 |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倘若我在彼岸

片山恭一 著 张兴 译

青 岛 出 版 社 |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倘若我在彼岸/(日)片山恭一著;张兴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436-3913-3

I. 倘... II. ①片...②张... III. 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3525 号

©2003 by KATAYAMA Kyo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3 by SHOGAKUKAN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C.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本作品由青岛出版社通过上海碧日咨询事业有限公司和日本株式会社小学馆签订翻译出版合约出版发行。

书 名 倘若我在彼岸

著 者 片山恭一

译 者 张 兴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责任编辑 杨成舜 郭东明

封面设计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程皓

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80mm × 1230mm)

印 张 6.25

字 数 115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3913-3

定 价 14.00 元

盗版举报电话 (0532)8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作者简介

片山恭一,1959 年生于日本爱媛县,现居住在福冈县。九州大学毕业之后,1986 年以《气息》一书荣获《文学界》新人奖,正式步入文坛。主要作品有:《世界在你不知道的地方运转》、《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满月之夜白鲸现》等。

目 录

倘若我在彼岸	(1)
鸟不言死	(65)
九月在大海游泳	(125)

倘若我在彼岸

1

那人突然来到医院。除了爸爸和我之外，只有近亲才能到重症监护病房(ICU)探视躺在病床上的妈妈。在候诊室里接过他的名片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拒绝呢？可能是为了能够被允许探视，想和主治医师交涉吧！我竟然把一个自称老朋友但不明来历的人领来探视处于昏迷状态的妈妈！

这个男的给我印象一点也不好。事先和我们没有任何联系就突然前来要求会面，真是太唐突了！他的名片上写着：英语补习学校的经营者。身份总让人觉得有点可疑。这个人在我们家从来没有被谈起过，当然妈妈也从来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让这样的人来看原则上谢绝探视的患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欠考虑的行为。

事故造成的冲击确实存在。妈妈处于昏迷状态，无论是对我，还是对爸爸，都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而且，我本身就和那起事故有不少牵连。看来是他不自觉地利用了这一不安。我不清楚他是否知道事故的详情，但我感到他看我的目光中含着责难和憎恨。另一方面，他要求探视的语气中流露出来的悲痛，从亲属们那里也不曾感受过。这个男的和爸爸年龄相仿，头发花白，脸部肌肉松弛，并不是特别有魅力。我不知道他和妈妈有什

么关系,但是他的态度里有一种深思熟虑的顽强劲儿。我想大概就是这种顽强劲儿打动了。

我和他一起走过医院昏暗的走廊。在进入重症监护室之前,我把盖有主治医师印章的探视许可证交给值班护士。穿过一道厚重的大门,就到了病房的外间,我们在此脱下鞋,换上放在这儿备用的拖鞋,用消毒液洗过手之后,又穿戴上隔离衣帽和口罩。他与我一起做上述事情的时候,神情很奇特。准备好了之后,推开第二道门进入里间。荧光灯泛白的灯光照着宽敞的病房。这个房间完全是由人工控制的,没有窗户,全部依靠人工照明,分不清白天黑夜。我们终于走到一张病床面前。病床之间摆满了监视器之类的仪器,根本看不到躺在邻床上的人。

我郑重其事地说:“这是我母亲。”

他点了点头,好像很难接受眼前这一切。妈妈双眼半睁半闭,只能看到瞳孔下边。她的脸色苍白,和她那黑褐色的头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丽得甚至让人感到有点神圣。但是,嘴唇干裂,口中含着塑料护齿。口中的管子与病床旁边方形的人工呼吸机相连,呼吸机发出有规律的咝咝声。她身上盖着白色的床单,只有青筋外露的小臂弯成45度,露在外面。打点滴的管子插在左手上,另一只管子插入右手的静脉。天花板上的一只小聚光灯发出橘红色的光芒,照着妈妈的脸部和上半身。

他有点迟疑,又完全无视我的存在似的紧紧抓住妈妈的手。他稍稍弯下腰,把脸贴近妈妈的耳边。我无所适从,就去看点滴

瓶上的标签。放在脚旁的示波器屏幕闪动着绿色的波纹。这时,他叫了妈妈的名字。我不由得回过头来,看了看他。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叫妈妈。他究竟是什么人呢?我又看了看妈妈,妈妈微睁着的眼睛里泪珠闪闪,从眼睑下溢出,在眼角处形成一滴明亮的大泪珠,在聚光灯的照耀下轻轻抖动。

“妈妈!”这次是我在叫。

就在这一瞬间,泪珠顺着妈妈的面颊淌落。泪痕从眼角一直延伸到耳际。我慌忙用隔离衣的袖子给妈妈擦了擦脸,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到!医生,护士,还有这个男人。我回头一看,发现他正局促地站在病床旁边,低着头看着妈妈,就像一个小孩干了一件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

2

在压力作用下,海水从潜水服外面紧紧地拥抱着我。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每次被大海拥抱的时候,我都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安详。这种安详从人与人的拥抱之中绝对感觉不到。哪儿都不存在,哪儿又都存在……全身上下的脉搏配合着一个高超支配者的心跳开始跳动。与海水的拥抱相比,人的拥抱是多么的不完美呀!就好像是为了弥补这种不完美,他们才悄悄地说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然而,语言是于事无补的。我喜欢大海。我想永远地被那具有真实存在之感的冰凉海水所拥抱。每次在

海水里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错觉,就好像自己是一条错生为人的鱼。

还是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和父母去了南方的海岛,在那里我学会了潜泳时呼吸的基本技巧。我从岸边的白色沙滩游向大海,透过潜望镜看到遍布海底的珊瑚和在它们之间游来游去的各种各样色彩鲜艳的鱼类。从那时起,我就被潜水运动的魅力深深吸引。静静地在水中等的时候就会自己游过来的鱼,在图鉴上也不曾见过的奇妙海洋生物,在水面上摇曳的太阳。比这些还要美的就是深邃的蓝色大海。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我接受了专业的培训,取得了携带自动呼吸潜水器潜水的证书。我取出全部的储蓄,买齐了潜水服、自动呼吸潜水器、潜水手套、潜水包等装备。在那之后的一年内,我多次地到冲绳、奄美等处的海里去潜水。一般都是由向导或教练用小船带到潜水点去,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带自动呼吸潜水器进行潜水,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不能破坏两人一组的组合。除了从一开始就搭配好了的朋友或恋人的组合之外,就要考虑潜水技术的高低在船上临时组合;如果多出一个人,这人就和向导或教练组合。问题就是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回到岸上后也不想分开。也有性格上的问题。有些人在海里过分亲昵,有些人想要以保护者自居,有些人过分自信,这些人我都很讨厌。

妈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游泳。初中时候还是游泳比赛的选手。好像在高中和大学时代有过中断,但结婚之后,在育儿和做

家务的同时,又开始了游泳。因此在泳技上和体力上都不存在问题。只是对于戴面具和脚蹼游泳,起初还很有些抵触,但在我极力夸赞阳光灿烂的南国大海的美丽下,她逐渐来了兴趣。探家的时候,我马上就去办了参加讲习班的手续。妈妈虽然当时已经年过四十,但由于有游泳基础,所以比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女性掌握得还要快。我们母女俩是一对理想的组合。每逢大学放假,我们母女二人都要到各处的大海游泳。

不知道妈妈在海里考虑什么事情。到了海里我们就不分母女了。除了自己身旁有个伙伴在游这种安心感之外,就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了。我想妈妈也一定是这样。在大海里我们都是很孤独的。就像是处于原始世界一样。在那里,沉默比语言更重要,存在比运动更重要。大海之中存在一种神圣的氛围。

当耳膜的压力和海水压力平衡了之后,我们慢慢向更深的地方潜去。我们集中所有意识,同化到大海之中,与大海融为一体。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大海,甚至忘掉自己的呼吸。于是就感到大海充满了全身,自己也成为大海。大海成为我的一切,我成为大海的一部分。自我与大海融合,在大海中发现新的自我。在湛蓝的海水之中,自己就像一块小小的碎片……

突然往旁边一看,本应在身旁的妈妈却不见了。没想到搭档不在旁边会带来这么大的震动。我冷静地考虑了一下,这是一片没有遮拦的开阔水域,被什么东西缠上或者被什么东西压住的可能性很小。离最后相互确认位置还没有多长时间。所

以,应该沉着地在附近找一找就好了。然而,一看不到妈妈的身影,我就慌乱了起来,赶紧划水。慌乱之中我把呼吸器弄掉了,不得不赶紧浮出水面。在水面上静下心来之后,又一次潜入水中。不久就发现了妈妈蜷曲在海底,这时我的氧气瓶里剩下的氧气已经几乎不够分给妈妈了。

潜水运动的故事大都会发生的,这一次是几个因素凑在一起了。首先,作为搭档的我技术不熟练,没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妈妈的自动呼吸器发生故障,她用的是事前临时租借的;很有可能是因为使用不习惯而进行了误操作;还有就是潜入点的附近潮流湍急;相对于潜水的人数来讲,向导和教练人数过少;或许妈妈自身就缺乏无论如何一定会得救,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的意志。说不定妈妈在水中比在陆地上更能找到自己。

3

手术室亮着红灯,看来是在做紧急手术。从那前面向右转,穿过狭窄的走廊,就是电梯间了。在按过按钮等候电梯的时候,我又重新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地板和墙壁的颜色都是暗绿色的。医院里的绿色让人更容易联想到的是手术服,而不是绿色的植物。什么东西都有点脏,让人觉得心烦意乱。

一架担架车推出后,我走进煤气室一样的箱体。靠在电梯箱壁上,我又重新思考那一天的事故。我已经不认为那是一个

简单的事情了。把降临在妈妈身上的事情称为“事故”是把事情简单化了。因为蒙受变化的不单单是妈妈的肉体。她周围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为了逃避人与人之间的冷淡关系而去海边,又由于大海而产生新的关系。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啊!

我也知道,那一天从妈妈眼里溢出的泪珠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当然应该不是什么感情上的反应。虽然只是一种单纯的偶然,但是泪珠的流出,看起来就像是在那个男的呼唤之下有了反应似的。根据现代医学,妈妈已经不存在任何情感了。正在还原为物质的肉体,麻痹无力、勉强幸存的生命,用专业手段勉强维持、毫不设防的人格……原本是一件十分让人悲伤的事情,但是,一个男人的出现,使这种悲伤的色彩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于他的出现,我对妈妈的悲伤变得有点儿莫名其妙了。

走出电梯时碰到了爸爸。

“来了?”声音很死板。

“公司呢?”

“今天结束的早。”爸爸一边说一边瞧了瞧自己的装束。
“妈妈怎么样?”

“好像和昨天没有什么两样。”

“是吗?”

爸爸站在昏暗的走廊里呆呆地看着自己脚下。

“去看一下吧!”我这样跟他说。他抬起头来,茫然若失地

看了看我。

“今天算了吧!”

“为什么?好不容易来一趟。”

“阿桀看了就行了,我就算了。去不去吃饭?难得一次,可以吧?”

在家里,两个人都很注意过着和往日一样的生活。就像是说如果维持过去那样的生活,总会有一天一切都会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爸爸每天早晨都穿戴整齐地去公司上班,我上午练一个小时的钢琴,下午开车到教室或者到学生家里转一转。或者是在工作之前,或者是在练习结束早的那天傍晚去一趟医院。回到家里就准备晚饭,等到爸爸从公司回来,两个人开始吃晚饭。洗完餐具,洗过澡,睡觉前就几乎没有什么空余时间了。

“好久没坐阿桀的车了。”爸爸重重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好奇地打量着车内说,“里面挺窄呀,这个车。”

“去哪里呢?”从医院停车场开出后,我问道。

“我想吃寿司,怎么样?”

“什么都行。”

爸爸简单地告诉我怎么去寿司店。

“这车里不让吸烟吧!”

“原则上是,不过你可以例外。”

“算了,我还是忍耐一下吧!入乡随俗嘛!”

“说起来还是以前学过一句英语谚语,好像是‘覆水难

收’！”

谈话中断后，车内气氛沉闷，令人感到压抑。我聚精会神地开着车，爸爸发呆地看着车外。

“有人说寿司的味道和地价成正比，”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越是郊外就越吃不到好寿司。可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寿司店例外，是最近才开设的一家分店。”

“这个地方很奇怪，每次谈话最后都要谈到不动产上。”

“就是，”爸爸在副驾驶位上把憋屈的双脚换了一下位置，“说起来也不光是这个地方的事。”

那家店位于一处几乎看不到饭馆、缺少雅趣的新兴住宅小区。小巧的建筑，院子里的树木看起来好像是刚刚栽上去的。推开崭新的门帘，里面传来听起来有点粗犷的豪爽声音：“欢迎光临！”大概是时间尚早，店内没有顾客。我们在柜台前坐下之后，爸爸一边用湿毛巾擦手，一边向厨师说：

“你看着办吧！”

他在寿司铺总是这样。

“这时候说干杯有点儿……总之辛苦了！”两个人轻轻地碰了碰杯。

“我们两个人最后一顿吃的也是寿司，是在岛上的俱乐部会所，上了好多生鱼片，吃不了，我们就请厨师把剩下的都捏成了寿司。”

“是吗？”爸爸目不斜视地简短回应了一句。

吃到最后,我们两人都笑了:光是鱼片,吃不下去的时候,捏成寿司就能吃下去,真是不可思议。第二天早晨,在第一次潜水中妈妈就溺水了。我想:大概水深不到10米。我们总是选择不太深的地方潜水。一般都是不到10米深的珊瑚礁。不管潜水多么深,也几乎没有超过15~20米。

“妈妈怎么就溺水了呢?”喝完啤酒后一个人在喝日本酒的爸爸就像是突然想到似的问道。

因为自动呼吸器失灵,氧气耗尽……我本想重复过去说过多次的解释,但我没有。

“一定是在海底看到了什么。”

爸爸惊讶地回过头来。

“或许是过去的情人。”

一下子很尴尬。很快爸爸愉快地附和道:

“对。她在黑暗的海底应该有一个有鳃有鳍的情人,”他开玩笑地说,“那样的话你妈妈还能不溺水吗!”

我正想插话,这时店里进来了几个和爸爸年龄相仿的客人,都穿着做工很好的西装。领带的情调也不错。他们之中有个人和厨师打着招呼,看起来是个老顾客。他们坐在了柜台边,和我们之间隔了一个座位。

“认识一个叫内藤的人吗?”我直截了当地问道。

“是个什么样的人?”

“据说是妈妈过去的朋友,”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爸爸的表